



東坡續集卷第五

書簡

與康公探部官三日



禁檢開才藝之美尚掩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
 梓賢者處之想信通也希聲久不得書云諭方知
 得蜀州應自處意一州處處佳山水守之殊可樂鄉
 人之至也者能少事自無親故而枕又多事時投餘
 隙山行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
 得有三分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美公會晤之日但
 有企詠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為辭但希世
歎不敢草草為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或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
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詩實深慰
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
高人絕境以傳亦又適金粉未暇更何日當寄上
也

與楊濟甫

人不奉書適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
奉別勿心四年薄廩維絀歸計未成懷想親舊可勝
歎君上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
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
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
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家州風土事
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
甚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教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

竟潛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
野孝叔今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
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
風俗既推魯燕游後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
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今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
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
家省得三五首唱酬亦非細事

還辱書曰喜甚居佳勝寫真奇如見者皆云
形神甚寫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
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
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谷水陸道長老五首 客州

近過蘇臺未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甚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真拙然
中無山水寺宇林陌僧窳野復未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幸予兩菴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既必當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家州通寄數字告為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跡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進於眾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為心應不計勞逸也木絲奉謁千萬珍重入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思香一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為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體恐他人却見恠也元伯見仲因見各為致懇乍到未及奉書

答陳履常二首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蒙鄰別來仰佇日深

通中首辱教及感服良厚即日復茲酷暑起居何如
貴眷今子各往勝披奉省然臨紙悵惘惟冀為時調
護

又

遠承寄賦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
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躡
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
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公連年旱蝗應
副朔方百須紛然疲於日俟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
漢矣因風不吝詢字

答程彛仲二首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為愧適中辱手
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
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愈粹決無終否不
振之理更少疑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
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子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取此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
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又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
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遠任

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情
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豈
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廬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即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其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請
居閑食不足使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此
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審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
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口也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雨又
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裁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飢人家剝劫無虛日凡督捕女姦兒五七人
送始肅然關訟頗簡稍葺治園草居之亦粗可樂但
時登高西南引領即愜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
飲一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個
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在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錢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
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會有會見之期
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適中寄
去近有後把菴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百子意然此事本林下無
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

惡矣謹方荷出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在
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禱之至

答周開祖

適中辱書曰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住勝某
此無恙已被三日移河上時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
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
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由中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
世細思此公所以不書言百中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
讀所示祭文竊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
欲作一首長詞未暇也此四首寄去開祖筆力頗長

武所謂是而能爲子惟予不妄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
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也詩清絕和兩首取笑
浩然耳續和寄云今日公事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遠
人往舍弟馬遠作此書以公殊不成字惟異自重而
已

答荀清幾演

幾演大士夢忘蟠龍集四已盡讀數句題詩題文筆
力奇健添增歎伏僕嘗知曾休齊已詩尤多兀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此以文潤弊政使此二僧爲推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研自修放而別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澆泊寂寞非以斬人知而鼓
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人

遠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
之罪宜在謹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踈
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讎怒之否即日履茲寒
台候萬福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
江浙一郡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忤悚忤向日披奉但有馳
仰餘寒莫以時自重

與人一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感慰兼集以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未欣慰
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屢接頽表殊慰瞻僚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述效違間吏役緝搜未呈奉

書以伸惓惓之情特蒙高明速就珍牘披繹數四感
仰交懷初若微熱切承踴躍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增慨

與眉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
齋豈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奉朝
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

問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
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
墓令其祿忘家念之輒而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尔
何時復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須戒教惟增感嗟堂兄欲
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答李才元

熟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住佳勝寵惠皆
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揉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
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特再領手教愧悚無地
此日起居何如未由故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
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弊難量不深謹避而自訟亦
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
不如法勦劾相尋日埃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
候見未間為國自重

向承出按淮向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
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
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
之外微歛雜出而益禁敏示各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

亦僅且免罪也苟簡矣向聞五元議論頗與時輩不
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今元佳士久淹滯
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東東道一家所貴事見真語唐有道士侯道
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歸太主藥上曰升君到
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尔

與白君成

苦寒中專居佳處新文極為精妙久不見之甚感喜
莊子用意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為仙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浴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道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詩捷慶林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
高等題集之暇起居佳勝其更五七日沂亦愈速大
本臨書帳然惟初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貨尚
未除人託為問者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
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及求備之過乎然亦慎
不可說意如取也人還且略示論

又

近專人承狀云即日越石何如貴春各安局事漸
清簡不無事無是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
塞河水日增等語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以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為一二於諸公問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文必在郊外過夏台
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勿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臨

過彭城城下微儉高屋反已還四頃可以易守當更
理前請也會合者未有以爲萬目重

又

南方夏熟殊非中原之比一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早
損七八益法更變謬入不然雖開局不免以此爲累
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頭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參謀北望不勝馳情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日四望夫人馬等待乞利市
也約銀一物託用一員圓熟心子二千枚少錢告郡出

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闕
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
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荅玉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
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
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之者甚衆豈獨吾叔
元長勤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
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以衰老可數至於都
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重南守官極可樂而民

間戚足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
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
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
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亦佳感服兼至三詩
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贄尚未作來人
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甚
善其間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
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白董適有數客遠來

和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弥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
當在即然亦廟間誰為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
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柱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肯
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
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云安示諭秋冬過
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

藥玉船兩隻獻上恰行吻雨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管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第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替備負欠下亦合刺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近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亦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尔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遺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可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

目則踈矣但時獨於閑處閑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
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持才
猴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
河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
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但讀書強記
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為魯頌知
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其門下公若可

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且夕歸南康軍持
關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時惜
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作何正

忝命假守出於將大庇禮當詣謝以乘疾疲曳不給於
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迫遽不果造別益
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住勝鄉校淹留然便徐之士于講文章
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明

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臣
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文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承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告
賤事不克馳附慙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簿信否殊不知即日役者所在徒有仰詠其蒙庇
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虛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
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慮

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猶以得一笑之樂
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稼行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蒙下派水患
甲於東北奈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
河若可塞固大善不尔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倉
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益不如此先事之
請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即復友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展臨顧喜慰無量
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
晤企笑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
眷愛各安不宣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
比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
海之行妻子仍
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叙弭近
託孤兒忠

季嘿人安幸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
語者否

冬月開祖二首 湖州

別久思過不
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
恐辱教喜慰良
深乍寒起
居佳勝承脫湖比之行而但
可樂清正如舍
負而取無
掌其可加具也其系命甚便
其私即遂而
此不盡懷

又

長
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
但賜多而
其人其真
意拙必不罪也
今錄和
少謝不敏

真一及惠及海味亦感味人遠送夫
無窮到那不見今與此恨何若
有刻石必是人之更不錄呈有卷一二
見訪習此句餘亦許秋涼再題也
其病亦不見一
及李無悔

答呂無道二首

平時企求賢者獨恨隔關且既至
見而兩美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
別來方欲上門先辱手教益增悚
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後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恨
惘比日起若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胡山信
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
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
令人疊疊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為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又府伏乞視至未審
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七首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開軒從及境即
遠披對豈勝慰喜

又

宦冗有跡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欲
邀從者同憲卑議少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

與臨頤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住否借示諸刻一清
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
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踈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誼也經宿
尊心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復面授其秘也并

視不一

又

近展軒冕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哀哀未遑
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仰通來知
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
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
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待聖秘校二首

近少初到郡首承高過歡恩可量沈困累年行業充
富鄉曲榮耀之流幸似甚休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
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况何如
惟順時珍愛

又

草去秋因鄉入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
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
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
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辰履茲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衛
區區

與樂推官黃州

豐厚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
數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休練慰
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為慰無量比日尊体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

觀負日軒諸詩之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
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期足下新制衣及魯直無咎明
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
易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季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奉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
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
乎某久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疾及赤日杜門謝客而

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愛聞李長官說以為一笑
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尺牘臨書悵悵

又

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
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
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而已令兒子持往沽買
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以房緡若果許
為指揮後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
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
早衰多病近日亦以肥勞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使佳健翼

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楚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士偶作崇眼
前安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間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
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楯
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
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矣
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
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况學子之者耶聊復信
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類什罪矣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墓
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自平生不作墓
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惟
并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十
孫之藏幸甚幸甚無錫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自三
之至

冬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謹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孔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雲齋清境以於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
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請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閱境照物不明
陷於夷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
大善知識法力真助也祿廩既絕因而布衣蔬食於
窮苦寂澹之中却難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

言開論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請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
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
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
言遠相心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
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善者有素
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屢
乏無適而不可江今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
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開廢百事
不舉但愁悴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
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近文即行寄紙筆與叢叢即到甚遲也未緣會面
惟萬萬自愛

卷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逾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請
居相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郵有
加乎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十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
也此不敢請又重適至意輒請至年終未春即納上
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
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迂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曹來相會
因視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
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
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
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復傳灯錄皆已領一一感佩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斬水溪山
乃尔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謂一名也而見劉頌其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
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賫家傳去別細奉書

柴炭已領感怍感怍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未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甚後
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灵芝而君為國鑄造
藥力終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所流
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
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
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憩後者但西日
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

未聞萬萬以時自一里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李常為帶
宋李常未嘗為三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
大夫聞之後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
寒但不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撫到領手誥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縶之
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
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

呵示諭武昌田曲 蓋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
還人諸物已領易 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志
我未相見必得拜 主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李鈔
之目疾必已差茂 小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
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 方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某所慮又恐好事 君子便加粉飾云檀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 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事何所不至若大 河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

為深慮之仍且密 之為上

又

稱不奉書渴仰殊 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思之
甚慰想望數日得 石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息婦 二絕乞秀英君大為愧悚真所謂
醉時是醒 時語 心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執庶幾 萬一莫更要寫春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訝者不知 待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有 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春記欲
與寫云文武寒衣 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為訝哉想公
常入州但可惜公
不一相象劇飲數
回可見其的若不
日日近新聞甚多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既且喜甚
公何也公之養在
臯陶聽之未易
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
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弥月雖便
生正如小子之圓竟可

請害脚法師為禱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其告
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謁他
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曾書
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具報趙
二罷相州取勘他補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
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直乞郡聞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專人未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其到
黃已一年半慶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
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
有餘樂奉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
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
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
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尔奇逸耶僕所恨
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

之由不佳得蒙口無卷
一帖下感近世筆道
雖已透猶勝不後也奉寄書簡且勿入石至懇心至

又

寄意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白難得更蒙輟惠慚悚
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怍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
為一物但琢截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
春李明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
卷長可用木床燒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

為回信慙悚之至凡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
上俯臨斷崖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
諸山時時而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
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勿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
示而文以美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

其可增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敢不難受福不那口
體之欲何此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
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
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侍空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穴躬而道理實
心肝忠義堪骨髓直領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因為
復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尤造道深中必
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誠

輒以在言廣兄之意尔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算
主澤民者便忘難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獲
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詭病也

荅湖守刁景純二首

因循不奉書不覓歲月乃尔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
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美
與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謦
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信詩過煩鐫刻及四壘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甚
吳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胡而不肖獨以罪去始累
溪山景絕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爾在郡
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言錄呈為
一笑新老病而貧必賜清願幸甚

荅蘇子平先輩二首

這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荅知罪知
罪法煩事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住安感慰氣
甚書前筆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
久自強造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齋矣何時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已一一依數領訖感作而已兒子今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知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黃州

自聞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時昔

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順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其外痛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名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造楚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望前塵惟萬萬為時自重

又

其請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特以少安今者又

邊一見慰幸多矣衡陟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即
後面既

又
頌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誌之
晚即面呈

又
遠聞數日懷戀不去心切惟願愛之厚想時亦及頓
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其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其杜門謝客以寂默為樂耳今遠
為乞為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靜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
然雲蓋小袖有近輝生一子想聞之一指掌也惠及
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航可
到聞益奇惜其恨不一往也公常在否大篇或可進
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暑季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
命脫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散薄世故也少無幾
步奔喪死之日囊中亦空然始無以歛其弟庶幾全示

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懷刺也料朝廷亦憐之
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借言不深謹否

又

持取寄惠奇篇伏讀驚為奪目自言名章俊語語語
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肯老
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知何人嫌私亦自鄙不
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使杜門謝客盡
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開
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而聞道見一僧甚異其
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其病咳逾月不已雖無
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臬兩畔竟添却屋三間極
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嘗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
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勿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以向雖書三扇比已絕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
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籠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
會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顯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以更傳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
紆家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屏書伏承尊體佳勝篤聞愛女適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一加割難堪奈何奈何以愛者人如齏粉油膩之
手解雪尚為近來若又及復尋繹便纏纏人笑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在周令處置為佳也弟父病
然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不恠先謬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可時當復迎謁
未聞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
分事在首是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夫公比來諸况何如刻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
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仲
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
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談叙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
密不規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又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過上胡感嘆不已辱訪山陰殊不盡

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辭去
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合于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凜然飲味不
忘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樂道宣義

久及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嚴無足深訝比日侍奉
之嚴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何者以公擇在野時家
相逼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楹泉之遊宛在目前
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

意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三歲居居忽辱示問累幅繁然覽之茫然自失此日
德幸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先君之正父也追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
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
與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
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畧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
惻惻

又

未非國語論鄙者心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云
善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
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止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
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女內維之類皆非是前書
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目且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
生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得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若
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屢獲諸公之後待掛
一表以表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

所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皇厚臨顧感作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八偉蹟因後
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卜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辭之美亦以見
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
半年可必也曾過江遊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
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討

存感作無窮晚承尊體佳勝其與陳君
看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
興感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三其

答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
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弟已成雄冠荆楚足使
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山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三首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聞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
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

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鷲為鷲者
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
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
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
自重懶思懶子者取一毛不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
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
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

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願續

又

置中書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
中特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念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
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
是必達也吳江官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
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夕居益可樂但終未
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是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漸以當稍息有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蓋以萬目爰因
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姝來領手教感愧
無量公審尊體佳勝為慰思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
衰病矣當遂冠天下主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婦又
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負矣此間凡事可
問小大更不覲縷未期會晤萬萬日夢

與周主簿

...

謝中揭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崇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
州茶芽必許饒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
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不妻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梅朔追慕
無窮奈何奈何中前人便辱書重增感之語吾親孝誠
為善者不少即以此推惟意所及不以慢事為念何以
為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信

與楊三素八首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
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道所以然者未間
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
蓄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怒忽別去至今不
足示諭田事方憂負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
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
三百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
近有一莊大佳此處時見報亦開與問者今日章質夫之
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
果蒙公見念令有婦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
却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
冗甚不一

又

示謝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
幸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
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
作書為謝適陳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亮彭
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敢乞致下懇

又

適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下如舊近又
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
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興順時為
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子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
去幾里但述下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
不可言固當六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
曲子是廣音所以為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
之但囑知諸君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數
三事更乞棟一梓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花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李常者近
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

不尋參拜其人甚奇俾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奉示論定袁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遲矣胡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深浴把纜放舡也
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
常慙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子欲賣荆南頭湖莊
子楸樹五六石五六石五六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
可也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

稍重告為問看數等丞之流近日更不敢托他也免
亂尊听負荆不才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李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綠半面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願視索
然無以為報但歲之中笥水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
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
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
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一以時珍重何時美解
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
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
口落筆一見情者一箋注見子白京師歸言之詳多
意謂下如牢閉口一夫把筆庶幾免矣維託云向前所
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
憎當為公作耳十出哀察

與巢元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
東坡荒廢森莽漸以山崩餘已入末限聞此當侯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甚一七日來苦壅嗽殊甚欲食語言
殆廢矧有樂事今一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燬湯十
雪堂亦危潘家皆在遊堂中飛烟已燎屋瓦天幸而老

生兩瓢無恙四節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值及春深相念不去心違自比遠得
手書及見數詩感甚不可言日月下居命已除服京
念忽忽如何可言人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微累想免笑因丑百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四河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回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口口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不可不加立必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博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公不作活計多買書畫音物常與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早意亦深以為然公之計不
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不為門絕
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音物若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為然且有云
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元才氣何適不可去數帶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好
似一入來寄家荆用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唯一住計亦是一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奉送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是者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白三哥一房卿居莫可作此榮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自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此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
奉時是凡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詞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盡酒可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
一笑為書角大遠路恐被以州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集二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設其兩小口元極嚴常親自煮猪頭蓬
血睛作羹或菜羹宛有太山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一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講獲先伯父加祝焉謝將希後及第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今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即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租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知報須教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係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未得款段一僕與子衆文揚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後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不酸矣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子餘惟萬萬保身

卷圓通香齋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論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子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劓恃有良藥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志也

谷實月大師三百

近遍中兩奉書日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曠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日斷作文字不欲作

遠書于寧又悟清日夜煎茶自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
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口持書往安州千勝元教
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
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馬文詞更不須寫大歲
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
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于天更入一小橫石亦佳
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石川子勿訝鹿凌餘佳萬
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頃又游禮練事多能可

喜可喜海思及隆大師名計也勝如念鄉舍神樂飛
去然近來頗常齋居夜氣自覺精神健身輕他日天恩
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嶼間也知吾兄亦清
健髮不白更請自愛脫然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
此不觀續

又

有吳道子縮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
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
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
前來自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觀瞻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及與箴箴而無樂
答對之人心而已乃知剖符南徽既負若處之固不擇
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語習而共興多事適足以蔽明
利器但恨思暗何時復得攀李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資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廟畧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
既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
可以濟者其惟遇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成戚只是惡人無心肝耳與鹿豕不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善哉得蜀人蒲永昇山
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罔不罪說
清肅既美風土又少訟訟優游半歲又復何求亦亦
甚樂此安一忘懷如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場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
任遠敷不足久留野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悔之風頓
素未聞候者交章付聞進推以為交遊故人光寵

與襄是序辰四首

欲一本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
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留不遠耳轉有一書及
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時者必不深責李常守勸之
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暖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乘欲上馬赴約忽見婦孩倒
不知人者久之救濟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
亦更事義難堪人必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
也然負愧何如夫何如問度之入往往一見

期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
期惟篤篤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
不可言衝波薄寒起居住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
鄉間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
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日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入常救於安佚而達於

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今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黃州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也獨中間述古指筆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一相愛
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無系
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讀使
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耳聾
手教喜知尊體康勝喜者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
斷絕縱復通問不過勤勞慰而已孰能如公遠心致
石以振吾過者哉

後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其自
寬遂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痛志
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
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容示諭學琴足
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崖
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岸
通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
甚急故未果且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

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
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
款曲為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
期惟篤篤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拜別惟節哀慎重為禱拜期不遠

意途中不復滯留凡事亦議大阮為佳仍恐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奉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
東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聞戶雁
余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適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惘可知辱盡日奉起
若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悵惘不知越得十五日
上否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若為佳地
餘萬萬自重

又
公家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
又
公思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
又
後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
信令遠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字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
又
現一枚送上頗是學書時笑之似大早計然俯仰

又
所使自見其成立已惟迫言謂曰益深爾爾必待之
惜別又使前去家中闕人抱孫元深為不皇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
又
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又客中落
得遂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
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開軒筆動雜乘有以自娛想無所慕
又
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麻亦倘

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特
惠問

荅程彝仲推官二首

闊別未久多業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元不
忘曠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
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
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
友之望

又

其與幻累皆安子由頗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

必還家所要亭記定敢於吾兄有所懼但多難畏人
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入似把飯叫飢
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荅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
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
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清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

適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其論可能只今一
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
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繫惠羊邊謹已拜賜活以我有數日之飽
公亦乃無決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一勝詩高妙道

一喜慰幸甚六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深已鍾乳九更
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參飴筭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
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各弁建茗兩片食已可與
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

其萬一結髮求道，萬老不衰，世間有此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慕慨歎不已。又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半日，焚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弟初不及此，吾人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彦迪處亦有一贊，兼為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大人與福懋真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見後，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着寒，千歲為法自重，不宜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卷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盡。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士人前。年來此尋，妙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似梨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負。卷所畧，而何有。見于萬。保慶。

又

爾元天殿非言師... 喜與書附聖... 傳... 不封... 勿... 可

與... 師

言師要寫大字... 類八字者可入... 六字可上碑... 位姓名字小... 可使也惠及... 可... 至

與... 師

黃長生... 又山... 師

其... 師

因之會... 然如... 生矣... 名言... 絕境... 寤寐... 不忘... 何日... 得脫... 纒絆... 一聞... 笑語... 息竭... 思竭

與... 人

厚... 承... 奕... 居... 清... 勝... 奇... 墨... 五... 齊... 共... 寶... 身... 併... 家... 數... 意... 漸... 涼... 之... 甚... 敬... 佩... 厚... 意... 也

與... 山... 佛... 印... 禪... 師

厚... 書... 伏... 承... 道... 體... 安... 佳... 甚... 慰... 馳... 仰... 見... 約... 遊... 山... 固... 所... 極... 也

乃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知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意日不審真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
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逃數日
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
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
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
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
行殊未集允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
望至望元聖藥并乞使與送達三五日間得發

更煩差人得否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and a large watermark.

Large watermark text: 1871

Faint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Faint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